

踏遍青山人未老

徐国平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这是一代伟人毛泽东在1934年创作的《清平乐·会昌》词中的名句。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红军转战在万水千山间,历经千难万险。毛泽东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豪迈的气概,写下此雄篇讴歌战士们百折不挠、前赴后继的战斗精神,赞美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革命必胜的信心,意义深远。

如今,众多山地户外运动爱好者寄情青山绿水间,以登山、越野、骑行、溯溪、攀岩、瀑降……拥抱自然、挑战自我、健身强体。这些消耗体能较大,有一定挑战性和探险性的运动,参与者以青壮年为主,也有不少老年人参加,展现了“人勤身不老”的风采,令人赞赏。

攀友老孙年已“奔八”,仍身体硬朗、精神矍铄。退休十多年来,他几乎踏遍了奉化所有的步道,爬遍了附近区具有点名气的山头。近几年在他家人的劝说下,登山运动少了些,但仍坚持每天步行一个多小时,今年还参加了马拉松。

近日与老孙小聚叙旧,在闲聊时我提起登山的话题,他便饶有兴致地向我讲述起了他的登山史。他参加登山运动16年了,开始是每天早锻炼爬锦屏山、南山等,后来跟着爬山时结识的朋友,到各地翻山越岭,越走越远。

为了登山需要,他还添置了登山鞋袜帽、手套、围脖、速干衣裤、登山杖和绳索。他们走步道,探索无人涉足的“羊肠小道”。有时还用柴刀披荆斩棘,硬生生开出一条路来。“爬山健身又健心,使我感到更

年轻。”这是老孙十多年来爬山的真实感受。他原本身体虚弱,每天要吃好几种药。参加登山运动后,身体强壮起来了,现在走两三个小时山路仍不感到累。他说:登山远离城市的喧嚣,把一切烦恼和压力抛在脑后,脚踏落叶,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又愉悦心情,舒展身心,人在路上,其乐无穷。

徒步古道不单是运动,还兼有观景、休闲、采摘、探访古村落等文雅生活趣味。“南行云过尽,始见有人家,名里今如故,遇风昔不差。僧留人外偈,桃发自然花,盘谷无嫌小,山将出路遮。”这是明代大儒黄宗羲在《云南》一诗中描述的栖霞坑古道。我也曾走过这条古道,先乘车到壶潭,再经余姚唐田村,步行到栖霞坑共10公里,古道全用鹅卵石铺成,岭道曲折蜿蜒,山林浓密悠长。道边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古村有保存较好的民居、宗祠、庙宇和戏台,村边的长寿桥、长安桥桥体由溪床岩石搭建而成,桥面用鹅卵石铺就,别具一格,古老的永济桥曾是唐诗之路浙东段的重要通道。站在桥上,远望峡谷深处,翠竹摇曳,景色怡人。老孙对我说:在奉化境内,像栖霞坑这样风景优美的古道还有很多,有菩提岭古道、王甘岭古道、仰天湖步道、大雷山步道、入山亭步道等,春看漫山遍野的樱花、杜鹃花,秋看浩如烟海、层林尽染的红枫……色彩斑斓的山色美景,令人百看不厌,流连忘返。

“白云生处有人家”。老孙和他同行的朋友有时会到路过的村民家歇歇脚。山里人好客,不仅端茶递水,还将山里特有美味“三烤”(烤洋芋、烤番薯、烤玉米)拿出来招待

客人。住在山村里的基本是老年人,老人见老人,话题特别多,小溪竹林边,闲聊陈年事。临别时,登山人付了点茶水费,主人还用羊尾笋等山货相送。

前些日子我在徐凫岩景区,邂逅骑自行车上山的三位老年朋友,其中一位姓徐的师傅与我相熟。徐师傅年过七旬,身体精干强健。听他介绍已有15年骑车史,行程达11万公里。这次和两位“骑友”一起,从奉化出发,上雪窦山到徐凫岩,还要继续前行,从北溪唐田经四明山、大岚越钱库岭到梁弄,然后返回奉化,全程骑行160多公里,耗时10多个小时。当我听后感到惊讶钦佩时,自称“老顽童”的老郑补充说:这次行程还不是最长,去年四五月,他们五个老年“骑友”从浙江到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等省,骑行30多天,全程3800公里,才是最长的行程。网名“老骥”的徐师傅还喜欢文学,经常会在群里发表自己写的诗文。

毛师傅去年刚退休,他参加攀岩类活动近十年。攀岩和相关的岩降、瀑降、溯溪都是很有挑战性、探索性、刺激性的山地运动项目,通常被归类为极限运动。攀岩需要在不同高度和角度的岩壁上,连续完成转身、引体向上、腾挪、跳跃等惊险动作。岩降、瀑降是利用绳索从岩顶下降到地面。溯溪是沿着溪谷逆行而上,需要视地形冲击急流险滩、遇到巨石还要进行技术性攀登。

这些运动都需要参与者有较好的体能、智能和心理素质。近日,我约了毛师傅和他的同伴一叙,分享他们的攀岩经历。

两位攀岩运动爱好者告诉我,

攀岩是需要有组织、团队密切协作的群体活动。组织者先要勘察好适宜攀登的山峰,选定先锋队员和助攀员。先锋队员利用装备,带着绳索,每3米钉1个锚点,一节一节攀登上去,助攀员在山脚用绳索进行保护,这是整个活动中最辛苦、最危险的。先锋队员攀到山顶后,在山顶打好岩钉,固定后放绳索下来,然后一个一个队员拉着绳索,脚踏岩壁,有时双脚靠不到岩壁,就悬空靠手升、胸升和脚升相结合,一节一节升上去。山谷风大,吹得身体直打转,这就要考验每个队员的意志、毅力和体能了。山上山下一片“加油”声。全队20多个队员,其中一半是女队员,都咬紧牙关,拼尽全力,逐节上升,最后都登上了山顶。大家兴高采烈,特别是第一次攀岩的队员更感受到成功的喜悦。

从山顶下来,采用的是岩降。这种急速下降的感觉,也十分刺激。团友们的大声呼喊,惊起树林竹海中栖息的鸟儿,余音在空旷的山谷中回荡,久久不息。在有瀑布的山岭,夏天则多用瀑降。从飞流直下的瀑布中穿越下来,清凉的瀑水浇透全身,酣畅淋漓。

攀岩类山地运动使毛师傅他们练就了一身山野间灵活、快速行动的本领,他们加入了应急救援队,山上一有险情,就积极参加救援行动,多次受到有关部门和群众的赞扬。

不同年龄段的中老年人根据自己的体能和兴趣爱好,参加各种山地户外运动,陶冶情操,增强体质,应提倡和鼓励。但必须适度,量力而行。青山不老,人勤亦不老。

三味夜话⁹⁴

文字之重,生命之轻

杨洁波

火热的毕业季刚刚过去,中国读者熟知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去世了。7月18日晚的三味沙龙,我们从高考记忆和米兰·昆德拉两个主题出发进行了交流,分享了读书心得和生活经历,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刘震云的短篇小说《塔铺》讲述了1978年——恢复高考的次年,一群青年为了改变命运在塔铺小镇复习应考的故事。他们中,有人因为家庭贫苦中途放弃,有人因为资质有限压力过大而在考场晕厥,有人因为吊儿郎当而落榜,唯有第一人称“我”考上了大学。刘震云本人就是当年的河南省文科状元,考上了北大中文系,所以这部小说糅合了作者的亲身经历和真实情感,如今读来也十分打动人。沙龙上,我们的沈潇潇老师恰好是1977年的高考生,他说他们那一届没有小说中那么苦那么“卷”,得到恢复高考的消息之后2个月就上了考场,也不可能仔细准备,拼的不是努力而是才能。

刘震云是受市场认可的主流作家之一,从《一地鸡毛》《手机》到《我叫刘跃进》《温故一九四二》,再到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一句顶一万句》,多年来不断有作品问世。沙龙上,大家分享了对《一句顶一万句》的感受。胡嘉玲曾反复阅读这本书,尤其是书中对于人与人之间沟通和交流的描述,让她联想到生活中的许多经

历。沐小凤表示,小说给她最深的印象是人在命运中不断的挣扎。

上世纪80年代,米兰·昆德拉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享誉文坛,也在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图景中留下了印记。沈潇潇老师当年手中的那本书被朋友们不断传借,最后还回来时竟觉得厚了许多,原来是被一位文友的儿子尿了一泡童子尿在上。

蒋静波老师留意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有两处不断重复的文字,一是主人公托马斯将来到他身边的特蕾莎比喻成睡在一只篮子里漂流而来的婴儿,是一种命运的安排。表面上看是托马斯收留或拯救了特蕾莎,但是,特蕾莎却托托马斯找到了情感的归宿。另一处重复的文字是“非如此不可”。这原出自贝多芬与好友之间一句寻常的对话,后来被贝多芬谱写写在四重奏中。当托马斯在面临重与轻的选择时,这句话反复出现,仿佛在叩问我们的心灵。

夜森认为这部小说中特蕾莎“灵与肉”的主题反复出现,米兰·昆德拉用大量笔墨进行了深入的描写。另一方面,小说对于“媚俗”和“刻奇”的揭露和批判,即使隔了50年,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曾被改编成电影《布拉格之恋》。影片固然有许多可取之处,但对于小说内蕴的表达却十分有限,这更加让人感到文字的可贵。正是这份可贵,让十来位文友相聚在一起,回味经典,慰藉生平。也正是这份可贵,让我们在这个炎热的夏夜,体味到一丝不同寻常的清凉。

象山港捞海蜇

裘七曜

夏日炎热,我们受不了,象山港的海蜇也受不了,它们像急不可耐、破壳而出的小鸡,一群群、一波波浮出来“纳凉”。它们在海港里东逛西荡,你碰我一下,我挤你一下,夜色里,还和天上的星星眨眨眼,情不自禁地唱着:你在天宇划过,我在海上漂过……

两岸的渔民在夜晚听到了这“叽叽喳喳”却又柔和的歌声,他们的笑脸像向日葵一样灿烂起来。在清晨,阳光照射到海面时,纷纷摇舟振楫驶向那里。

没多久,有人开始在朋友圈里发刚捞上来,像铜盆一样大小海蜇的图片,并说海蜇捞上来必须用明矾加盐腌制,然后成了一碗 downgrade(意思是长时间可以吃)。

而我,则想起了一些少年往事。

我们小时候,还属于大集体,既有农业生产队,又有渔业小分队。所谓的渔业小分队,其实人数不多,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摇着小木船去海港捕鱼。马鲛鱼、鳓鱼、黄鱼、海蜇……还有一些海鲜属于我们方言的称谓,我不知道如何用文字来表述。鱼捕回来以后,每户人家象征性地分一点尝尝鲜,大部分是留下来用作腌制的,等到农忙季节“双抢”之时才大开户犒犒赏生产队的社员。由于那时候农村里没有冷库和冰箱,所以每个小队都有5-6口大的青酒缸,有什么腌什么。小时候每晚跟着父母去队里记工分,总会乐不可支地摸摸比我们人还高的青酒缸。缸上面盖得厚厚实实的,缸侧面湿漉漉的似乎在渗着水,用鼻子嗅嗅香喷喷的,脑子里猜想里面腌制的是什么,心底里时刻盼望着“开仓放粮”的日子早日来临!

海蜇,我曾出海去“捞”过一次,那时还是生产队,有次听说海蜇又大举“入侵”象山港,渔业小分队的社员们背上撩兜喜气洋洋地出发,我央求他们让我也去看看这捞海蜇有多有趣多热闹。他们开始不同意,怕万一出了事情负不起责任。我信誓旦旦地向他们保证只坐在船上热热闹,绝对

不会乱动,还很自豪地向他们炫耀自己已经学会了游泳,不可能出事的。最后他们互相交流了一下眼神,还是答应了,但说必须一切行动听指挥。

摇着小木船,大家各自在海面悠闲着,他们聊着天抽着烟,漫不经心的。而我常常站起来手搭凉棚在有阳光的海面上东张西望,渴盼着星星点点的海蜇如潮涌来,用我激动人心的眼神收拾它们。

前方的渔民已经在惊呼:“海蜇来了。”那一刻,他们嘟囔了一句,躬身拿起撩兜站在船舷边用目光巡回着。发现了海蜇,立即彼此应和着:“快……快……快摇船过去。”然后呼啸着前行,当接近目标时眼疾手快地把撩兜往水里一戳,又用力一提,一个又一个沉甸甸滑腻腻的大海蜇立马原形毕露在我的眼前了……我大呼小叫地对远方的渔船吆喝着:“我们捞了半船了,你们有多少?”风挟裹着欢乐的味道,徐徐传来:“我们比你们还多。”

当然,像我这样的“生手”似乎是很难捞到海蜇的,我想尝尝捞海蜇的乐趣。其中的一个老渔民笑了笑,把撩兜递给了我,并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笑嘻嘻地说:一定要把它捞起来噢。我屏息凝神,专注着,随着移动的小木船离目标越来越近,奋力把撩兜往水里一戳一提,总以为十拿九稳、稳操胜券,没想到它偏偏从撩兜边滑落,还“回阵一笑,挥手作别”。眼看着它要沉下去了,我火急火燎地把撩兜一丢,奋不顾身跳向海里,终于把它抱住了。尽管上来以后被老渔民一顿臭骂,但我依然眉开眼笑——成功的喜悦激荡人心。

我家隔壁的那位大哥今年60多岁了,他身材伟岸硕长,面容刚毅俊秀,头发有点卷。尽管他只有一只手,但他是捞海蜇的好把式。每次出海前,他都会带上一大捆削得尖尖的、长度不到1米的竹片。当他驾驶着泡沫船在海面上看到漂浮的海蜇时,就会用这一头削得尖尖的竹片飞掷过去,被刺中的海蜇自然是无法沉到水里去。每次他都是满载而归,看到他,我总会想起《老人与海》里那个充满奋斗精神的渔夫,尽管我家隔壁的大哥是个残疾人,但面对生活却从容不迫、乐观向上。



飞瀑中的野百合 江幼红 摄

芦苇编

虞燕

芦苇择水而生,从池沼、河溪边拔地而起,像一支支绿箭射向天空。芦苇叶扁且长,繁密、葱茏,在水中映出一大片绿盈盈的倒影。大人们摘取芦苇叶包粽子,而在我们小孩眼里,芦苇叶就是做玩具的好材料。

芦苇叶宽窄相差较大,窄的如大拇指,宽的能盖住我们的手背。新鲜的芦苇窄叶是制小舢板的好材料,而阔叶,则能编大篷船。只是,大篷船我就见过一次,为河对岸阿波的舅舅所编,我们那一群孩子谁也没学会。大篷船果然气派,张开

坐在绿篷里,将船轻轻往河里一放,它便顺着风,威风凛凛地往前开,怕它开没了影,阿波抓起一根长杆子急慌慌截住,再不不舍得它下水了。这样多无趣,船不开在河里海里哪叫船呀,还是玩我们自制的小舢板吧。拉过旁边的一杆芦苇,“嚓”一声撇下叶子,芦叶一头折起,压平,小心撕开叶片两侧,向里卷起、交叉,插入缝隙。另一头也如法炮制,船头船尾都有了,舢板也就完成了。我们一下子做好多个,蹲在岸边撩河水,水花“哗哗”溅起,推着赶着小船往前,加速,船儿在小河里你追我赶,横冲直撞,声势浩大的样子。我们还发愿,以后在小舢板上刻名字,放到大海里去远航,说不定

能交到海那边的朋友呢。

芦苇叶编的口哨和风车每每藏于书包,课间休息时拿出来玩。或者,早晨匆匆掀下两三片芦苇叶,一路捏着,到教室后再编。编口哨的叶片务必选窄小的,从断口处慢慢往上卷,呈筒状,再将余下的叶尾穿过,稍稍拉紧即可。口哨一接近嘴唇,清新的植物香气便扑了上来,吹出来的声音不算响亮清脆,闷闷的“嘟嘟”“滴滴”。折风车相对费事,一根芦苇叶从中间劈开,去除中间的硬芯,两者十字交叉,数次翻折,叶子相互插入折叠处,最后折出风车的四个角。用芦苇秆或其他细管子穿进风车正中,可跑起来借力,也可人工吹风。这两样东西几乎能要

上一天,放学路上,若遇芦苇丛,又采之,随意编着玩着就到家了。

某次,隔壁班一个男生拎着“炸蛏”进来,通体绿色,有脚有须有尾巴。他将“炸蛏”放在课桌上,手掌拍桌面,一下又一下,“炸蛏”随着震动一跳一跳,跟活了一样。大家“呼啦”围过去,抢着拍桌子,“炸蛏”跳下桌,摔了个仰面朝天,男生迅速捡起,吹灰。我捏着一张芦苇叶,刚问是怎么编的,上课铃响了,他一个转身,出了教室门。

为了编“炸蛏”,我请教了好几个人,围着芦苇叶剪、折、划、穿、翻,那些天,梦里都有“炸蛏”在可劲地蹦跶,可一蹦进芦苇丛就寻不见了。